



当代文学丛书

# 安图的后代

俊 然

# 安图的后代

俊 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安图的后代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24,000   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    印张 15 $\frac{3}{4}$

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   1981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77,000

书号 10019·3091

定价 1.05 元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我赫哲族人民边疆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一九六五年春,我国北部边疆混同江流域发生特大冰洪,江彼岸的某邻国特务机关趁人之危,妄图劫持灾民,进而实现其领土扩张的野心,灾情和敌情危及着赫哲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但我赫哲族军民紧密合作、英勇斗争,并通过两国外交部的交涉,挫败了敌特的阴谋,取得了抗灾斗争的胜利。

作品题材新鲜,故事情节生动引人。它是通过对两国之间几个有亲属关系、朋友关系的家庭,和通过对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生动描写而展开的,通篇洋溢着赫哲人对祖国的爱,对祖先荣誉的骄傲和自豪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宁愿牺牲生命,也不背叛祖国、辱没先人,表明了他们那种真挚的爱国情感。作品中的人物,不论是忍辱负重的女水文技术员英卡,善良单纯而又心地狭窄的嫫莎,还是英勇机智的边防军中尉阔里等,都有血有肉,各具鲜明的性格特征,不落俗套;反面人物也面目清楚,没有脸谱化的痕迹。作品有伏笔,有层次,逐渐推向高潮,结构完整,丝丝入扣,表明了作者构思谋篇的匠心。语言精练生动,文笔流畅。北国风光,以及赫哲族风土人情等,也写得极富感染力,是一部有艺术特色的有质量的作品。

## 第一章

### 一

阔里中尉站在边防总队江堃总队长办公室门前，响亮地喊了一声“报告！”便进去了。他刚刚推门进去，就被一位佩戴大校军衔的首长紧紧地搂抱住。

“阔里，阔里，三年一晃，过得好快哟……”江堃总队长显然很激动。他平日里说话又急又快，现在却一句一顿。他把风尘仆仆的阔里一把按在沙发上，眼睛里跳动着欣喜的光芒，端详着这个年轻人：浓眉大眼，膀阔腰圆，壮实得就象铜铸铁打的一样。嗯，小伙子，军校这三年学习的成绩真不赖，提前晋了军衔！他高兴得照着阔里宽厚的肩膀头就是一拳，说：“我掐着手指头算，上差下差——也差不了两天，估摸着，你——准能回来！”

阔里觉得就象投进亲人怀里一样，高兴快活得忽扇着鼻翅儿，只顾咧着大嘴笑。他虽说已经二十六、七岁，老大不小了，但坐在江堃总队长跟前，还象个孩子呢！他满头黑发，脸颊黑红黑红的，闪着青春的光彩，越发显得江堃发鬓如银，容颜苍老了。不过，由于阔里的到来，他受到阔里青春活力的感染，觉着年轻了许多，在桌子里这翻翻、那找找，打算拿香烟、

糖果招待阔里，可是一时想不起放在哪里了，急得嘴里直叨咕：

“哪去了，这记性！”

阔里坐在沙发上，朝四下里环视了一下。这是个相当大的房间，一张压着玻璃板的写字台，一张叠着黄被的行军床，几个方凳，一套两小一大、已经陈旧了的皮沙发；茶几上放着暖瓶和茶杯；迎面摆着与室内色彩不大协调的大卷柜；地板是不久前新刷的，还散发着油漆的气味儿。

阔里对这间房子和室内的陈设相当熟。三年前，在他上军校学习之前，在他当机要参谋的时候，经常到这儿请示、汇报工作，或者节假日闲暇无事时，来聊天，纠缠这位老首长摆战争年代的那些龙门阵。与三年前不同的是，侧面墙上，在总队所属边防哨所分布图的两侧，新近挂上的一张三江平原冬春气温变化趋势图，和一张混同江流域水文变化示意图。

阔里的故乡拦江锁渔村，地处混同江中游我侧的一边，图上画一枚红五星，作为我边防部队重点设防的标志。阔里望着这枚红五星，心胸里腾起一缕怀念家乡的感情。

江堃给阔里沏上一杯浓浓的红茶，里面又放了两块方糖，芬芳的茶香，一下子把他的饥饿劲勾引上来了。他从清早到现在还没吃饭，肚子里咕咕直叫。

阔里往大卷柜那边一撒眸，知道这位老首长自打做了胃切除的大手术之后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卷柜的底格断不了放着饼干、蛋糕之类的吃食。用江堃自个儿的话说，别人吃饭化零为整，而他的一天饮食则是化整为零。

阔里呲牙一笑，带着调皮的神气说：

“稀稀溜溜小米粥，来点干的，浓茶没嚼头。”

江堃懂了他的意思，咧嘴一笑，拿下巴颏朝大卷柜指了指：“自个儿去取，馋嘴的猫！”他说着，又挺纳闷，不由朝着地板上阔里的行囊扫了两眼，顿时明白了，沉下脸子问：“怎么，下了火车还没回家？晌午饭也没吃？你是铁打的？乱弹琴！”

就在阔里打开卷柜取吃的这个工夫，江堃给家打电话，冲着话筒对老伴儿说：“告诉你呀，那个调皮的鹰……对，是阔里，他回来了……嗯，刚下火车，就在我办公室……对，他饿急了，准备一顿好吃的……老小<sup>①</sup>在家吗？你告诉他，就说我给他一个任务：到友协俱乐部去一趟，把嫫莎找来，就说阔里回来了……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要吃杀生鱼喽！……对，要杀出混同江风味的……嗯，不要象上次沙哈林大哥来的时候给杀得那么丢手艺……”

江堃放下电话筒，手掌抵着下巴颏，坐在那儿爱怜地瞅着阔里狼吞虎咽似的吃糕点的滑稽样儿。

阔里吃着吃着，象想起什么事似地问：

“我阿米<sup>②</sup>到这儿来过了？”

江堃奇怪地反问道：

“怎么，最近没和你家里头通过信？”

阔里听了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

“临毕业，课程太紧，大概有三个多月没通信了。”

“大概，大概，你呀！”江堃责怪着：“一封信，三言两语，能占用屁大工夫？！为这方面的事，嫫莎没少向我和你婶告状！”

---

① 东北土语，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称呼。

② 赫哲族语，爸爸。

说着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阔里，“啾，给你！”

这是一张几个人在一起的合照。江堃和沙哈林肩并肩、膀靠膀地在前排坐着，嫪莎紧挨着江堃的老伴儿，抱着三岁的女儿莫朵。莫朵眉心上打着大红点，两个冲天小辫上插着一朵绒嘟嘟的花儿，她歪着头，抿着嘴，小脸蛋儿亲昵地贴着嫪莎的面颊，小模样真乖！阔里瞅着瞅着，情不自禁地冲着照片上的女儿莫朵亲了一口。

江堃笑道：

“不用亲，莫朵两个月前，就叫你阿米接回去了。”

阔里听了一怔，但没有说啥。他吃完糕点，把杯里的茶水咕嘟咕嘟一饮而尽，忽然庄重地向江堃询问：

“首长，我回来了，是继续干本行，还是……”

江堃胳膊肘支着桌子面，用青筋暴露的手，摩挲摩挲布满皱纹的前额。那线条分明的宽鼻梁、紧闭着而又微微抿进去的嘴唇，显得神色挺严肃。一绺白发垂在他眉梢旁那块柳叶形的伤疤上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在深思熟虑。

阔里望了望沉思的江堃，脑子里浮现出往日的记忆，心里想，这和他年轻的时候多么一样啊！

抗日战争时期，那时阔里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娃娃。江堃率领抗日联军的一个小分队，出没在三江平原。就是在赫哲人被日伪归屯并户的那艰苦年月，漂筏甸子<sup>①</sup>上也经常出现江堃和他那小分队的踪迹。他曾经掩护嫪莎的生身父母和十几名赫哲族的反满抗日渔民，摆脱日本讨伐队的追捕，走向光

---

<sup>①</sup> 沼泽地。



明，投奔江北。听老人讲，江埜眉梢旁那块柳叶形的伤疤，就是那次战斗留下的痕迹。

冬去春来，混同江开了又封，封了又开。到了一九五五年春天，与赫哲人阔别多年的江埜，作为接兵部队的首长，又来到三江平原的混同江畔。他拉着阔里的手，对阔里的阿米沙哈林说：“大哥，让阔里到解放军这座革命的熔炉里，炼出钢铁翅膀吧……”阔里回想自己当时参军的情景，暗自掐算，已是八九年前的事情了……

江埜沉思片刻，没有直接回答阔里提出的问题，而是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，带着他走到地图前。“你看，”他说，用手把地图上的混同江流域划了一圈儿，“据观察推断，今年春天混同江流域将出现下游寒冷、上游过早和暖的气候反常现象，而且上游地区积雪过多，是历史上少见的！阔里，你想想，这将意味着什么呢，嗯？”

生在赫哲渔家、在混同江风浪里摔打大的阔里，对气候这一反常现象是非常敏感的。江埜刚才这么一提示，他立刻意识到，今年的混同江，开江季节肯定不得安宁。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上游流冰过早，水量过大，流速过急，造成中、下游江面“武开”<sup>①</sup>。由于冰凌卡塞严重，可能形成凌汛，甚至出现大的冰洪！对于冰洪，他听老人过去经常叨咕过，从小也曾经经历过一次，来势猛、危害大，冰排堆积成山，轰隆轰隆惊天震地，江水呼啸着，翻花滚浪地冲上江岸。那一次，险些把拦江锁渔村吞掉，在村镇里行船，浪滔滔，无边无沿……阔里一想

---

① 赫哲族渔民习惯说法，江中冰盖自然融化、流走的称之为“文开”；江面冰盖在大量流冰冲击下被迫开裂的称之为“武开”。

这些，脸孔严肃起来，肌肤上直起鸡皮疙瘩。他不知不觉地叨咕出声来了：

“冰洪，又要发大水、闹冰洪了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”江堃说。他拿手指头朝地图上标着的那枚红星点了点：“拦江锁一带，江段束狭，地势较低，而且又九曲十八弯，很可能是冰洪的重灾区！”

阔里说：

“这样一来，拦江锁又要遭难了！”

江堃倏然掉过身来，和阔里脸对着脸儿。他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眉宇间流露着忧虑和担心。突然，他语气变得越发深沉地对阔里说：

“拦江锁是我们祖国的一把宝锁！它的历史是壮丽的，可是在这壮丽之中，却包含着赫哲人多少年来的血和泪。历史，是一面镜子。眼下的情况，使我们不能不事先预测，在冰洪到来的时候，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、更加复杂的局面？”

冬季里的阳光虽然不那么温暖，但却很明亮，透过结着一层冰花的玻璃窗，斜照着地图的一角。

阔里微微抬起头来，凝视着地图，凝视着地图上沐着阳光的那枚红星。他仿佛又回到了故乡故土，望见了那银装素裹的群山，望见了光滑如镜的混同江的江面。

他同混同江有着一种深沉的特殊感情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生在混同江畔，是喝着甜美清凉的江水、吃着新鲜的“三花五罗”<sup>①</sup>长大的，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浩浩的江水、滚滚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鲢花、鳙花、鲫花，哲罗、鲟罗、发罗、雅罗等鱼的总称。

浪涛里扬帆泛舟，练就了一身搏涛斗浪的非凡本领，而且，也因为是在混同江往昔的历史，时刻在牵动着他的心。象爱慈祥的额莫<sup>①</sup>一样爱它，象恋心中的情人一样恋它。

刚才，他从江堃那深沉的话语中，仿佛听到混同江豁唧唧的流水和轰隆隆冰层的断裂，同时也仿佛听到一种声音，一种急切的召唤：“阔里，回来吧，这里需要你……”血液骤然涌上来，涨红了他的脖子脸。

一霎时，阔里就下定了决心，正要向江堃总队长提出请求：“请把我派到拦江锁边防站去吧！”这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了。

电话是江堃家的老小打来的，他说他骑着自行车四下里找嫫莎，也没找见她。

江堃再三叮嘱着他家老小说：

“再去找，无论如何也要把嫫莎找到，叫她来一趟，就说阔里回来了，我有件事同她当面商量……”

## 二

带几分醺醺醉意的阔里，辞别江堃夫妇往自个儿家里走。

老首长的盛情款待和语重心长的谆谆叮嘱，使阔里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；然而，由于江堃的老小没找见嫫莎，嫫莎没能赶来参加这个愉快的欢聚，不由得心里头有点儿惆怅。

刚才，他在同江堃老伴儿的闲聊中，隐隐约约察觉，两个

---

<sup>①</sup> 赫哲语：母亲。

月前阿米来到这儿的时候，仿佛曾同嫫莎叽叽过，老大不高兴地带着孙女莫朵返回拦江锁渔村，这就使阔里有点惆怅的心里头又抹上了一道阴影。

在阔里的记忆里，阿米和嫫莎发生口角这还是头一遭。

二十多年前，当嫫莎的生身父母因反满抗日，在日本讨伐队追捕的紧急情况下投奔江北、把嫫莎托付给他家的时候，嫫莎才三四岁。自己的阿米和额莫待她比亲生女儿都疼爱，成了两位老人的掌上明珠和心头的宝贝疙瘩。天头没冷，合身的小袄、棉袍儿早就拆洗缝补好了。嫫莎每逢头疼脑热，两位老人换着班儿整日成宿地搂着抱着。

在那艰苦的年月，赫哲人被日寇赶进茫茫的漂筏甸子，住阴暗潮湿的地窖子<sup>①</sup>，吃配给的橡子面，吃得大人小孩浑身浮肿，象散了筋骨。有年春天，嫫莎病了，两天水米不进。阿米拖着饥饿的身子，领着阔里到山岗的老杨树上掏老等<sup>②</sup>蛋，疾风吹来，树枝摇晃，阿米一阵头晕，从树上掉下来，摔得背过气去。阔里哭着喊着：“阿米！阿米！”阿米苏醒过来之后，对阔里说：“别哭，我在这躺一会儿就好了，去，你快把老等蛋拿回去，叫你额莫煮熟给嫫莎吃，救你妹妹要紧……”

解放后，日子一天天红火。阿米亲自送嫫莎到外地念完高中，又上大学。那几年每到冬春，阿米总是带上几罐子嫫莎最爱吃的炒鱼毛<sup>③</sup>，坐着火车，去看望自己的养女。

几年前，阔里在爱情上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怀着报答

---

① 地窖似的窝棚。

② 鹭鸶的土称，赫哲话叫哇渣卡。

③ 赫哲族土法泡制成的鱼松。

养父养母恩情的嫫莎，自从大学毕业和阔里结合以来，阿米对嫫莎就越发疼爱了。他逢人就讲：“十个亲生自养的闺女，也换不走我家的嫫莎……”

阔里一边走一边想，心里揣着个闷葫芦，不知为啥阿米上次来，和嫫莎发生了口角？他急着回家去，想见到嫫莎问个明白。

已进入残冬季节了，但是天黑得仍然很早。

阔里心里有事，匆匆地走着。可是，夜幕降临后的种种景色，不断地闯进他的眼帘。正是下班的时刻，路灯映照着的大街上，飞驰着的大车小辆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，犹如冰消雪化季节里跑着冰排的滚滚东流的混同江。大街附近的夜市已经开始营业，里面灯光辉煌，人声沸沸，油炸食品的香味，随着夜风飘散过来。夜市东头公园里的冰灯，正是华灯初上，冰花、冰树、冰盆景、冰鲤鱼、展翅的天鹅和大型冰建筑……千万种冰雕，巧夺天工，闪闪发光，就象赫哲古老传说中的玻璃世界。阔里觉得，眼前这一切，都生气勃勃，别开生面，一派北国风光。

阔里穿过大街往东拐。他家在对外友协机关干部宿舍大楼里，邻近市中心，离这儿已经不远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身后响起了一片嘈杂声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大街上来往的大车小辆都停下来了，靠近马路的中心，密密麻麻地围上一大圈人。路两旁的行人，正往那儿急速围拢，人越集越多。

阔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忙跑过去，向站在圈外的一个人打听看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那人朝人群里一指：

“汽车肇事了，一个小女孩叫车撞了，伤得很重，死活很难说……”

阔里顾不得继续往下听，着急忙慌地往人群里面挤。

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梳着小鬏髻，象血葫芦似地躺在汽车轮子旁，前额、嘴角往地上淌血，手脚抽搐着。她好象还没完全背过气去，嘴里断断续续呓语般地呼唤：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

这种凄惨的景象，谁见了都心疼。

肇事的司机吓麻了爪，双眼直愣，脸色惨白，堆缩在那儿。

围在四周的人，乱哄哄的。有的急得直打磨，有的直骂司机；有的妇女眼含着泪，拿手把脸捂上，不忍目睹这种惨状，但又不肯离去；有的嘈嚷着：“谁家的孩子，她家大人呢……”

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孩子那断断续续的呼唤，象刀子割裂着人们的心。

阔里刚刚挤进人群里，猛听身旁有人呼唤：“我的天……可怜的孩子！”随着呼唤声，从人群里闯出一个年轻的妇女，不顾一切地把鲜血淋漓的孩子抱起来，搂在怀里。孩子紧闭着双眼，唤着：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声音越来越低，孩子的生命在垂危之中。

那年轻妇女急得不行，嗓音颤抖地嚷嚷：

“车，车！送医院……救孩子……”

那年轻妇女穿着半高跟的黑皮靴子，头上围着沿白边的

藕荷色头巾，孩子身上的血，立刻把她那整洁的浅灰色短大衣染得片片血渍。

阔里在人群中只瞅见了她的背影，觉得非常眼熟，不由心里一动：“是她？！”

“车呀……快救孩子……”那年轻妇女焦急地继续嚷。

站在她身旁的一个年轻司机在她的求援声中好象醒过腔来了，急忙跑到一旁，开来一辆流线型轿车，把车门打开，连不迭地说：

“快上车，快上车，我送你到医院！”

就在那年轻妇女抱着孩子上车、转过身来关车门的短促一瞬间，阔里认出来了！

他朝轿车跑了两步，喊了一声“英——卡！”

可是，轿车“嘀嘀”鸣了两声喇叭，穿过人群自动闪开来的夹道，飞速地开走了。车后的指示灯闪了两闪，朝另一条大街拐去。

这时候，交通警察也赶到了肇事现场，了解了车祸经过，把肇事的司机带走，紊乱了的交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。

阔里痴呆呆地站在路牙子上。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七年后的今天，会在这种情景之下，见到青梅竹马的朋友、自己过去曾经热恋过的这个人。“妈妈……”“车呀，快救孩子……”孩子和英卡的呼唤，久久地在他耳畔回响着。

突然，一股强烈的同情心，改变了阔里中尉急速回家的念头。于是，他跑到汽车站，登上二线公共汽车，去追撵英卡和受伤的孩子。

阔里最先到的是市立医院急诊室。他向值班医生说明了

来意，值班医生摇摇头，说：

“没到这儿来，你到职工医院看看，兴许在那。”

阔里坐着公共汽车又到了职工医院，职工医院也说没有到这来。这时，夜色已经四合了。阔里搭上最后一班车赶到公安医院，才终于找到了。医生告诉他：

“因为抢救得及时，孩子已经脱险。”

阔里要求见见孩子和孩子的母亲。医生见阔里那副焦急的样子，而且又是深夜赶来，估摸是孩子的亲属，便叫值班护士把阔里领进病房。

病房的灯还在亮着，里面无言无语，静悄悄的。

当阔里踮着脚儿，轻轻的一步一步地走进病房的时候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愣住了，原来护理孩子的是一对中年夫妇！

受伤的孩子躺在一张特护的病床上，满头缠着纱带，只露着两只眼睛和失去血色的小嘴。女的坐在孩子身边的一只凳子上，脸亲昵地贴着孩子的一只小手，心疼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着。

孩子已经沉沉的睡着了。

男的穿着铁路员工的蓝呢子制服，披着医院的白大褂，倒背着手，站在床头一动不动，凝视着沉睡的孩子，忧愁地锁着眉头。他奇异地望着走进来的这位解放军中尉，轻声问：

“同志，你？……”

阔里说：

“我来看看孩子，怎么样了？”

那男的显然是孩子的父亲。他告诉阔里：

“总算是脱险了，拣了一条命。亏了那位好心肠的姑娘把



她送到医院及时抢救啊！”

阔里立刻明白了，问：

“她在哪儿？”

孩子的父亲问孩子的母亲：

“喂，别哭了，那位送孩子进医院的姑娘呢？”

孩子的母亲愣了：

“是呀，哪去了，刚才还在呀，是不是走了？”

孩子的父亲懊悔地直搓手：

“看看，连个名姓也没问，糊涂了！”

……阔里从医院里出来，一股春潮在心胸激荡，往日英卡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。他心里叨念着：

“英卡，你在哪儿？你为什么要和我绝情？”

寒冷的夜风扑面吹来，吹得阔里头脑突然清醒了，心想，时候不早了，得赶紧回家。

### 三

正当阔里乘坐公共汽车，追撵英卡和受伤的孩子的时候，劳动人民剧院上演的四幕古装话剧《钗头凤》散场了。婊莎随着观众的滚滚人流走出剧场，眼睛还在湿润着。

婊莎过去可不是那种多愁善感、好抹眼泪的人。虽说她从小就离开了生身父母，但是她并没有失去母爱和家庭的温暖，心里充满了阳光。过去她不知什么是忧愁，走到哪儿愉快的歌曲就哼唱到哪儿，难怪大学毕业时她带着个“嘎嘎鸡”的绰号走向社会。可是最近几年，不知为什么她的感情变得